

孔老师

□安宁



我们整个村子的人都怕孔老师,好像她会长生不老地活着,教完了我的父亲,又教我,然后是我的子子孙孙。

于是一脸威严的孔老师,走在村里的大街上,再威风凛凛的人,都会谦卑地停下脚步,向她鞠躬问好,又一而再再而三地叮嘱,一定要严加管教自家小子。父亲有没有挨过孔老师的打我不知道,但他却坚信如果孔老师对我们姐弟三个手软,一

定是他哪儿做错了,招孔老师不待见,连带地割麦子掰玉米的时候,也不让他过去帮忙。

孔老师教了四十年书,从一年级跟到五年级,再从五年级陪到一年级,语文数学自然课本倒背如流,吹拉弹唱也样样在行。校园里倒挂在梧桐树下的破钟,一见她走过来,恨不能自动敲出上课下课的铃声。那些大学毕业后留在城市很少再回故乡的金凤凰,只要一提起孔老师,便觉得她会瞬间穿越到面前,于是心里自带了七分敬重三分惧怕,声音都小了下去,好像时光倒流,又重新回到倒背着小手听孔老师讲课的小学时光。

每个周五,孔老师都会站在花坛边上教我们唱歌,《学习雷锋好榜样》《社会主义好》《南泥湾》《我的祖国》……但凡流行的,就没有她不会唱的。她的指挥颇具将军风度,有不容置疑的威武气势。

正是秋天,激越的歌声穿过小小的花园,让一朵攀援在玉米上的牵牛花,发出轻微的颤抖。随即,歌声越过我们的教室,飞过白色石灰涂抹的低矮围墙,绕过大道两旁粗壮挺拔的白杨,硕果累累的苹果园,抵达正忙着掰玉米、刨地瓜、摘花生的村民耳中。人们于是纷纷放下手中的农活,走出田埂,涌进校园,穿过操场,围拢

到学生们周围,拄着锄头笑嘻嘻地盯着孔老师。有男生故意唱跑了调,公鸭嗓“咪”一声撕破了空气,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孔老师朝出洋相的学生瞪视一眼,破锣嗓子立刻鸣蝉一样噤了声。周围看热闹的家长们也缩了一下身体,为自己刚才的失礼感到羞愧。女人们甚至正了正衣襟,理了理头发,又恨自己衣着随便,满是尘埃。男人们要是有燕尾服,这会肯定钻进去,摇身一变让自己体面起来。

歌声因此仿佛被河水清洗了一遍,重现干净辽阔的底色。整个村庄浸润在歌声里,就连鸡鸭牛羊也在秋风中驻足,侧耳倾听。阳光洒满了大地,小小的村庄被清澈的童声包裹,犹如一枚成熟的大豆,安静地隐匿在壳里,享受收割前最后的温暖。

演唱终了,人们恍若梦中惊醒,跟孔老师道声再见,神情恍惚地走出校园。旗帜在昏黄的半空发出啪嗒啪嗒寂寞的声响。墙头的茅草迎着清冷的夕阳,发出圣洁的光。

这时的我们,全然忘了教鞭敲在脑门上的痛,和讲台上罚站的羞耻;尺子打在手心里钻心的疼,也化为一丝甜蜜的哀愁。听到歌声的父母,这一天好像接受了洗礼,通体舒畅,看庄稼觉得处处生机,满目生辉,看孩子觉得个个出息,大有可为。

于是我们唱完了歌,被孔老师轰进教室上最后一节自习课,心里都美滋滋的,知道回到家不会挨揍,父母都和颜悦色,城里人洋气的拥抱亲吻虽不会有,但一顿

热气腾腾的好饭是少不了的。父亲高兴了,还会用尖椒蘸上酱咔嚓咔嚓吃上半个,再喝一盅县城特曲,啃下半个煎饼,这才滋啦啦嘴跟母亲聊起下午的精彩演出,说孔老师就是有本事,临近几个村子的小学,哪个也没有我们村的歌声嘹亮,一听那豪气冲天的声音,将来咱们村准得又出几个状元。

我坐在教室里一边默写生字,一边想起晚饭时的愉快光景,忍不住唇角浮起一丝微笑。抬头再看让我总是惧怕的孔老师,她的鬓角不知何时又添了几根银发,也不知那是长年累月的粉笔末落下来染白的,还是被村里一茬又一茬的“兔崽子们”气白的。

孔老师是永远不会老的,她会神仙一样供奉在我们村子里,掌管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前程风水。所有人都这样认为。可是这样一个长生不老的人,竟然也白了鬓角。我抬头看着讲台上威严扫视着学生的孔老师,心里忽然涌起一丝惆怅,仿佛站在秋天的田垄上,看到收割后空空荡荡的大地。

安宁

荣获华语青年作家奖、冰心散文奖、丁玲文学奖三毛散文奖等多种奖项。现为内蒙古大学教授。

来从楚国游

□刘海亮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
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
仍怜故山水,万里送行舟。

——《渡荆门送别》李白

1
天上有白云!这不是一个疑问句,而是一个感叹句。

寻常坐在窗前,偶尔仰望,映入眼帘的,要么是一大片深邃的蔚蓝,要么是一大片灰蒙蒙的混沌。在我心里,这才是春天该有的样子:桃花杏花开了,梨花油菜花也开,蜜蜂嗡嗡营营,蝴蝶翩翩起舞,河边的垂柳腰肢柔软的像个豆蔻少女,数峰青来青峰黛,流水潺潺,至于樵子与渔夫,需要去中国画里物色,现实之中,大都是踏青的男女老少,鱼贯而行。

在我对面的楼壁上,有密密麻麻的爬山虎在苏醒,那种急迫懂懂的“神态”,如同刚落生的小狗儿,仿佛正在耸着鼻子四处摸摸母乳。一年又一年,春夏秋冬,看着他们枯,看着他们荣,个中滋味,不好用熟视无睹或者一惊一乍来形容,两个极端皆不是,而是卡在它们的中间地带,些些患得患失,些些百感交集。

2

那些年钟爱过一阵子古人的小品文,每天翻来翻去。当时住在故乡小县城西南城郊结合部的某某单位家属院里。说是家属院,当然至少就得有个迷你型的院子,岳母与妻起开了几十块地砖,春色阑珊时,每每种几行青菜。因为也就宽两三米长五六米的规模,实在不好意思用“畦”字来作点缀。

“人生”是位不怎么正经的导师,他不仅喜欢拉郎配,更喜欢毛手毛脚,至于你的神经够不够粗大,他大约是不怎么计较的。其时一番跌跌撞撞之后,正在一家事业单位做着朝九晚五的工作,相对稳定,大周末了就在家打打红警,读读集子。春天是真的有气息的,又浓郁又馨香,拿个小板凳,坐到菜地旁,小孩子们在身边跑

来跑去。

见缝插针,中国文学史读过几遍已经忘却,到现在能够马上脱口而出的古文篇名,首推柳宗元的《小石潭记》,以及龚自珍的《病梅馆记》,自愿阅读,与学生时代的功课填鸭,无论是主动能动性,还是理解觉悟效果,都是截然不同。素来以负担为痛苦,纵使大半生如骥伏枥,能够避免的,一定视之蛇蝎。

到了夏夜,很少再到院子中小坐,成群的蚊子往来冲杀,岳母说,蚊子多可能与两个因素相关,一个是院西有大坑(池塘),一个是则是菜地。间或走出屋门,蚊影幢幢,群星浩淼,愈感到心中空旷,空得恍惚都能装得下整个宇宙了。

3

提及《小石潭记》《病梅馆记》,并非这两篇像张若虚那般孤篇压全唐,它们的好,仅仅是被一个人记住了,同时铭诸肺腑的数不胜数,一一道来,又变成了显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怎么鄙视别人掉书袋来着。我的真实目的是讲,这假如是哪位大文豪如此般十数载江淮羁旅,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像柳宗元的永州然,苏东坡的黄州亦然。

写不来,便不写,拾人牙慧讨嫌,东施效颦更讨嫌。木心先生说,“岁月不饶人,我亦未曾饶过岁月”,确是我心有戚戚焉,十数载以来,写舜耕山,写龙眼湖,写寿县古城,写包括爬山虎棕榈树菜市街野鸢鸥鹭松柏荷花在内的一切一切,我自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可算得上与江淮彼此成全了。没有憾与不憾,冥冥之中的遇见,美好不美好,都将是后来的铭心刻骨。犹似而今忆废园,是谁甫一入内,恨便不能马上逃离的。

4

古典美学理论的核心本质是建立在研究唯美愿景的情感作用于审美行为的规律及非规律关系之理论。

古典美学前辈们,一如鲍姆嘉登、康德、黑格尔,其理论的核心本质,不要说归纳,就是读起来都觉拗口。没有深入而专



致地研究,所谓理解也是照猫画虎,在这一点上,庄子先生才是删繁就简的翘楚。两千二百多年以降,即便是今日古文功底了了的小白,他的寓言故事读起来,也不会隔山打牛。

在黑格尔的专著《美学》中,黑格尔指出,美学的正当名称是“艺术哲学”,确切说是“美的艺术的哲学”,继而提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核心观点,探讨了自然美与艺术美的理念与理想,同时对象征型艺术、古典型艺术和浪漫型艺术等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产生的不同艺术类型进行了分析,也从建筑、雕刻、绘画、音乐和诗等艺术门类进行了具体阐述。以上表述转自度娘词条,综其所指可知,作为一种哲学,美学植根于艺术。

为什么忽然话锋一转,涉猎到美学问题呢,其实就是要为白开水般的世俗生活,寻一个画龙点睛的由头。我们大部分人的命运轨迹,是几乎可以一眼看到头的,认可与否不重要,今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哪有那么多的创造性可言呢,周而复始,索然无味。美学的介入,就是让人生出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在江淮,才发现这世界上最可怕的便是孤独。孤独与寂寞不同,寂寞是内心,而孤独还包括外在环境。宛若被扔到一座人群中的孤岛上,忙时还好,一旦闲下来,便会发现冷得毛骨悚然。所以,要解决孤独,重点还应落到“忙”字上。这才有了山行,写作,盘串,刷核桃,但更多的时候,是练字。近日在网购平台入手凹槽字帖数本,并褪色笔及笔芯若干,一晚在朋友圈发文,“春夜悠长,先写一百颗笔芯的。”朋友们在下边留言调侃一番,狠人云云。

他们或许并不晓得的是,这种褪色笔芯,虽然外观与普通的无异,但使用起来,相对颇费,出墨量高,一天写上两三颗笔芯,并非奇谈,这就可以明白,“春夜”“夏夜”“秋夜”“冬夜”们,有多漫长了。

刘海亮

笔名故园风雨,部分作品散见于《诗刊》《诗潮》《诗选刊》《星星》《当代人》等报刊。